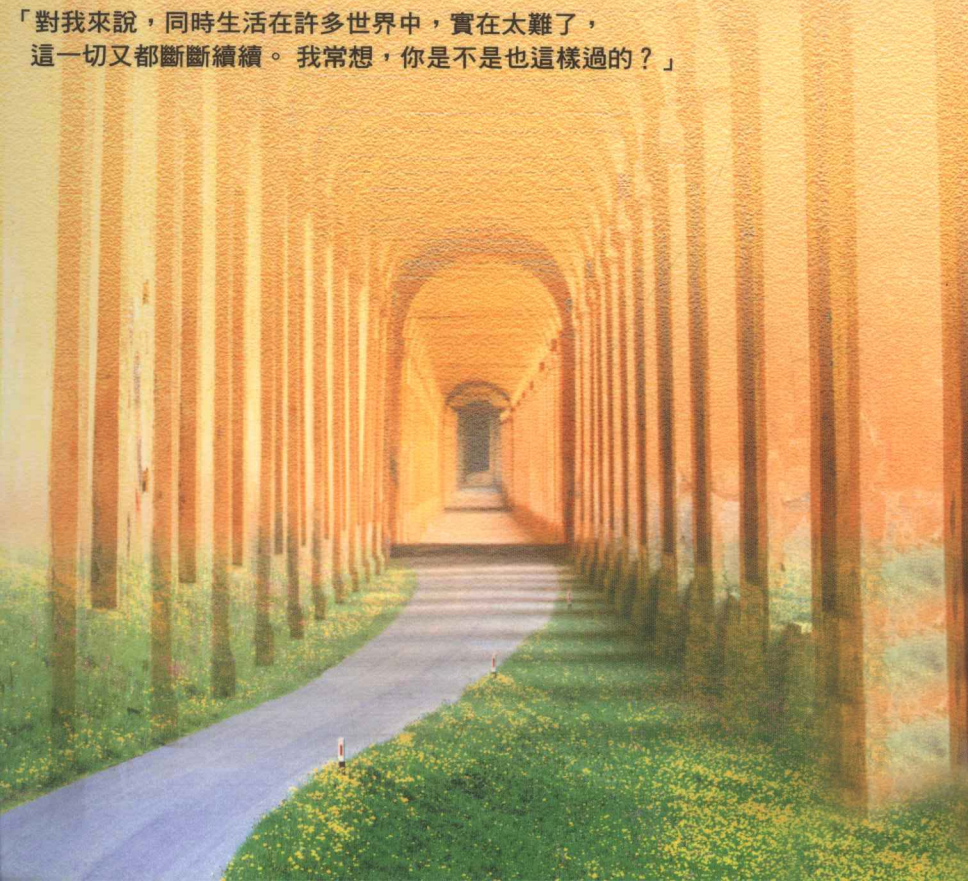


猶太女子的 Roman von einem Kinde 的 6個夢

芭芭拉·荷里曼 Barbara Honigmann◎著

劉興華◎譯

「對我來說，同時生活在許多世界中，實在太難了，
這一切又都斷斷續續。我常想，你是不是也這樣過的？」



小說 F23

猶太女子的 6 個夢

Roman von einem Kinde

作 者／芭芭拉·荷里曼 (Barbara Honigmann)

譯 者／劉興華

編 輯／朱 玉

發 行 人／王聖毅

出 版 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(02)2339-250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劃撥：18324544

e - m a i l／shinmiao@ms59.hinet.net

排 版／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

印 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／2003 年 11 月一版一刷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／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ROMAN VON EINEM KINDE by Barbara Honigmann

Copyright © 2001 by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

GmbH & Co. KG, Muenchen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3 by New Sprouts

Publisher Inc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utscher Taschenbuch

Verlag GmbH & Co. KG. 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

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定 價／160 元

ISBN 957-451-124-3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猶太女子的

Roman von einem Kinde

6個夢

芭芭拉・荷里曼 Barbara Honigmann◎著

劉興華◎譯



◆
目
次
◆

給亞頓克希先生的明信片	57
孩子的小說	7
徒步旅行	67
雙墓記	115
瑪麗娜・赫查	131
晚安，本哈姆夫人	145

孩子的小說



親愛的約瑟夫！

我想寫封信給你，一封長信，裡面寫下了所有的事。一封長得像部小說的信，一本關於一名孩子的小說。

你一定會說，如果要寫封長信或小說，就必須做好準備。我也知道，你認為這樣做無濟於事，但你也知道，我卻認為這還是有些幫助的。為什麼上帝會遺棄了我們？有時，我也怕沒有真正的救贖，但這應該是份禮物，只是我們需要不斷去購買而已。

親愛的約瑟夫，我希望我們之間的這份友誼永遠不會消失，至少永遠會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東西牽繫著我們。我們沒再見面的這許多年來，我們的關係輕鬆多了，不是嗎？我是說，和無比沉重相比，輕鬆了一些，因為

其他的事都無比沉重。我經常會想起你，我常想請你告訴我，這一切到底該怎麼做。我想寫信給你，告訴你我的情況和這一切的來龍去脈。有時候，我怕你生我的氣。我想把所有的事都說出來，而你卻一直沉默著，爲什麼呢？

你看，我臥病在床，已好長一段時間了，有時看來，好像我再也無法起床、再也無法康復了。當然，我並不是真的得了什麼病，而且有醫生在旁，也顯得可笑。

有次我想握住一片羽毛，或是一顆金球，這樣我就可以碰觸著我和你，而我們也因此獲救。或是一個口令，只不過沒人知道罷了。或許有個人知道，但必須先找到他，找到這個途徑，但可惜沒人知道。

有時，當我和一些完全不認識的人聊起天，在大街上或市場裡，先談到自己買的東西，接著就天南地北聊起來，他們談起各自的家庭，有時就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輕鬆，心境似乎平靜許多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我真希望我能聽進他們講些什麼。但在我看來，不再是沒有人知道這一切，而是只有我一個人蒙在鼓裡。他們可能知道所有的事，這一切簡簡單單的，只有我不知道，但或許我可以從他們那裡得知一些。有時，夜晚一個人看著對面明亮的窗內，或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走在園子和屋舍間的路上時，會有種異樣的感覺。周圍的一切都很平靜幸福，我便會感到渴望，想著，在那邊，在那扇窗戶後面，在那屋子裡，他們知道這一切如何處理。我想走過去敲門，問我可不可以進去，可不可以在那住下來，我真的很喜歡和這

樣的人住在一起。

啊，約瑟夫，我真的很想見你。有時我想，要是能再見你一面就好了。我們可以一起玩「氣死人」的遊戲，或者玩「累了，麻木，生病，死亡」，我們可以聊所有的事。

你還記得我們那次從莫斯科出來，搭乘郊區小火車，以超過三十公里時速前往沙葛斯克（Sagorsk）的事嗎？我們經過花園、鄉間宅邸和大大小小的別墅，這一切看來，就像我們在那些俄國小說中讀到的景色？沙葛斯克的積雪已深，我們觸摸著這些積雪，走過那條橫貫小村的路，村子裡又窄又小的木屋已深深埋在雪裡。這條路一直通向下方，那間修道院看起來



一直在上升，我們見到最高處金色及藍紫色的圓頂、塔樓和十字架所構成的一片小森林。到那之後，我們根本不知道該做些什麼，所以直接走進了第一扇大門。裡面是個寬敞的大廳，人很多，都在禱告，點燃蠟燭，許多乞丐和殘障跟著我們後面進來，拉著我們的外套。這一切陰森森的，讓我們只想離開。你記得嗎？那裡還有很多這樣的教堂，光線陰暗，到處掛著聖像畫，點滿了蠟燭，我們再也看不下去，跑了出來，站在外面的雪地中，真是冷極了。但接著我們又發現了一個很小的禮拜堂，在那些成人般的大教堂中，像個小孩似的。很多人擠了進來，據說那裡有聖水，所以我們也想進去看看。聖水是從一個安在耶穌受難十字架中的啤酒龍頭流出，人們排著長龍，爲了能裝上滿滿一瓶的聖水。多數人都是拿伏特加的酒瓶

來盛滿一個「真理」。突然間，一名肥胖的老婦人把一本小冊子塞到我手中，要我打開冊子朗讀。可是這本小冊子從頭到尾都是俄文。這位老婦人說，不對，我不該小聲地唸，而要大聲地朗誦出來，我應該朗誦給其他所有人聽。在我周圍聚集了一群老婦人，正等著我朗誦。她們說這本小冊子裡記載了一名已被遺忘的聖徒的啟示，但她們不會讀，我必須將其中的啟示告訴她們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難以解讀出來。但這些老婦人還是幫了我，她們都背熟了。在我沒唸完這整本冊子前，她們是不讓我停下來的。這花了很長的時間，突然間，我不知道你在哪裡，害怕是不是把你搞丟了，但我又不能去找你，因為那些老婦人把我盯得很緊。當她們終於肯讓我離開時，我還是喝下了一小杯聖水，我那時真怕找不到你，但突然間我

又看到了你，就在我身旁不遠，在一個角落，背靠著牆，你一直站在那，一直看著我。

你還記得，當我們晚上又回到莫斯科，非常晚的時候，你問了我什麼嗎？你說：「如果聖水真的有用，那你想做什麼呢？」

但那些聖水一點用也沒有，我們已分隔兩地。

到底是什麼把我們分開的呢？是我傷了你的心嗎？其實你也傷我甚深。

我不得不常想著，到底是什麼時候，是哪一天，我們分開了。是哪一天我們還在一起，哪一天我們又各自分開。我只希望至少能認出那個過渡階段，那個改變的界線。人剛來到這個世界時，有個清清楚楚的過渡階